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68  
18 April 1974

CHINESE



第一七六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谢比卜先生	(伊拉克)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扬科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斯米尔诺夫先生
中国	庄焰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萨尼先生
肯尼亚	法基赫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斯图布斯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弗隆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布赫 - 布赫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肖费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264)

主席： 按照理事会四月十五日第一七六六次会议的决定，并且在理事会的同意下，我提议依据宪章有关条款和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黎巴嫩代表古拉先生和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此外，按照第一七六六次会议的另一决定，我提议在理事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埃及、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请上述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到适当时候，我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科威特代表比沙拉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基兰尼先生应主席邀请，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

斯图布斯先生(秘鲁)： 差不多刚好一年前，就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32(1972)号决议，谴责

“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以色列——黎巴嫩停战协定和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一再对黎巴嫩进行的军事攻击，和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

(第332(1972)号决议第2段)

安全理事会并在同一决议中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一切军事攻击。

今天我们又面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土地的新事件，这是以色列对以色列领土内以色列国民遭受攻击的报复。我们扬弃那些血洗基里亚特谢莫纳的人是绝不过分的；但是以色列政府又一次动用武装部队，对黎巴嫩进行了惩罚性的行动。可是，黎巴嫩对于四月十一日的攻击的责任并没有确定；即使确定了，也还不能证明以色列的行动是合理的。

没有人否认，国家有权进行合法的自卫——这是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的——但是就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和宪章的规定来说，要把这次的事件说成是合法的自卫是说不过去的。以色列不顾一连串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上面所引的不过是最最近的一个——一再采取这种行动，我们不得不表示遗憾。

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以为这是谈判的好时机，以为中东问题有解决的可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阻止这个历史状况的恶化了。这个恼人的新因素，使过去几星期前线发生的情况更形恶化，这是我们深感担心的。

我们已经说过，不能同意把基里亚特谢莫纳的事件作为以色列行动的理由。我们只能再加一点：这行动是在预见到有可能在第338(1973)号和第339(1973)号决议以及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进行谈判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只能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会使事情恶化的情况，是安全理事会不能够自满地、漠不关心地接受的一种情况。

以色列必须送回掳去的黎巴嫩国民，必须打消它的领袖向报界宣告的意图：继续对黎巴嫩施以徒劳无功和难以解释的攻击。

秘鲁代表团随时准备支持安理会为了结束这个炮制出来的情况而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的一切行动。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主席先生，在讲到议程项目之前，请允许我追随阁下之后，对塞拉利昂的泰勒——卡马拉大使的逝世表示亲切的慰问。我国代表团虽然不曾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在这会议厅工作过，但是我们曾经在许多场合里领略

到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杰出能力和作为一个人的十分仁慈和热忱的表现。因此，请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和他们的常驻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表示恳切的慰问。

在过去几天，我们抱着忧虑和关怀的心情聆听辩论。尤其使我们感到悲哀的是，以、黎疆界的两边又有无辜人民悲惨地丧失了性命。

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理由，已经明列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264)里面。根据该信，以色列武装部队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到十三日的那一个夜晚，进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六座村庄。黎巴嫩常驻代表的这封信和曾经参与我们的辩论的黎巴嫩外交部长福阿德·纳法先生阁下还告诉安理会说，这个侵略行动的结果是黎巴嫩平民死二人，伤数人，另有十三人被绑走，三十一所房屋被摧毁。

我国和黎巴嫩有密切的、传统的友谊关系，因此我国十分关心这些事件。对于最近侵犯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例和进一步行动的威胁，我们感到遗憾。

但是，如果安理会不同时顾及表面上触发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悲剧，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侵犯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和完整的新事件，紧跟着在无理性地屠杀基里亚特谢莫纳的妇女和儿童的事件之后发生，这正是已经长期困扰着中东各国及其人民的惨痛暴动过程的一部分。

奥地利政府和人民和全世界一样，为这些悲剧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确实，任何政治目的，不论多么崇高，都不能成为这种不人道行为的理由。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当然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经受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和苦难，并且丧失了家乡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苦难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过不分皂白地施于无辜的人的死亡和破坏而得到减轻？我们或者还有理由问：不择对象的暴力行动，是否真正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争取国际的支持和同情的最好方法？

我国代表团对这些新的暴力行为深觉困扰，只好重申我们在好几个场合发表过

的表达奥地利政府和人民的想法的声明：我们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谴责所有的暴力行为。

有人把安理会眼前的事情和一年前的类似事件相提并论，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因为这些事件是在中东问题刚有了令人兴奋的进展和有关各方刚显现出初步信任和善意的气氛之后不久发生的。况且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这情况还有更危险的一面，因为就在距离发生这些悲剧事件的以黎边境不远的地方，越来越激烈的规模惊人的战事正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戈兰高地上进行着。

要想打破恐怖主义带来报复、暴力带来反击的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似乎就必须把安理会眼前的问题放到较宽较广的层面上来处理。

在这些日子里，关于各国权利和责任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则、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的严正宣言的话，已经讲了很多。这些话合时地、有效地提醒了我们，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是大家的责任，我们不要轻易抛弃我们的责任。

但是，安理会也有同样重大的责任。安理会要努力维护向它投诉的会员国的领土主权和完整，要努力保障一切国家不遭军事袭击的权利，从而保护其国民性命。这样，安理会就会为松弛随着我们正在辩论的事件而来的紧张局面作出重要的贡献。安理会必须尽一切努力——其实，有关各方也当如此——不让这种事件相继发生和进一步升级。不要让起初看来象是地方性的新的暴力升级不良地影响了在中东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努力。

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此时此地，我们没法消除紧张和暴力的一切根源，也没法减轻那地区的人民的苦难——这是那里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要作什么声明，它必须反映这种表示关心的成分。安理会的决定里面必须重申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要得到所有各方的尊重；另外，作为更基本的一点，决定中必须包含对中东冲突的有关各方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它们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并为此而发挥它们所有的影响力。

我国代表团期望安理会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声明。

斯米尔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开会审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罪犯行为和侵略行为。黎巴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致秘书长的信，各代表团的声明以及新闻报道都充分展示和描绘了以色列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侵入黎巴嫩领土，毁坏房舍，杀害无抵抗的平民以及俘虏人质。

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的这些罪行恰正符合关于侵略定义委员会最近所通过的侵略定义。他们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大会有关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各项决议，违反对他国主权的尊重以及其他旨在确保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定。

以色列正试图为这些行为辩护，宣称它们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斗争的一种报复方式。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军队越过黎巴嫩的界线，攻占了六个村庄，驱逐其间的居民，毁坏数以十计的房舍，杀害一些无抵抗的居民以及掳获一大批黎巴嫩平民，把他们绑回以色列作人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的占领者采用过相同的方法。他们烧毁村庄，他们杀害无抵抗的居民并把他们俘虏。这正是目前的行为，也正是侵略者的标志。难道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真的没有从各国人民反对奴役的斗争史中认识到：只要占领一天存在，反对侵略者的爱国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个人，团体和广大群众必然会起来进行此项斗争，直到彻底铲除起因——侵略——为止。

因此，我们绝不可能考虑以色列代表企图替他们的报复行为所作的辩护：即他们派兵入侵主权国家的领土是对他们所捏称的黎巴嫩领土内阿拉伯战士的行动进行报复。

关于这一点，黎巴嫩常任代表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十分正确地强调：

“……仅仅因为黎巴嫩境内有着被以色列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并不能成为足够的正当理由，把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或其他地方所进行的行动，归罪于黎巴嫩。”（S/11263, 第4段）

确实，多年来以色列一直违反联合国各项决定占领着阿拉伯领土，把二百万阿

拉伯人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来，并在占领地上推行对阿拉伯人民的恐怖和压迫政策，它们根本没有任何道德上或者政治上的权利，来替侵略阿拉伯主权国家的军事报复进行辩护，把责任推诿给巴勒斯坦的地下组织。

我们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反对以色列所推行的国家恐怖政策。我们同时对任何恐怖分子的行为以及会造成悲剧性后果和导致无辜者受害的行动作出原则性的谴责。安全理事会曾屡次谴责以色列对邻近阿拉伯国家进行的军事报复。

因此，安全理事会第270(1969)号决议第4段指出：

“兹宣告对于此种军事报复及其他严重违反停火的行为不能容许，安全理事会势须考虑采取宪章所定其他更有效的步骤，以防杜此种行为的再度发生。”

近年来各种爱好和平的力量，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它们缓和国际紧张关系的斗争中取得了具体的和重大的成功。在这个情况下，中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实在令人觉得更为反常。现在以色列武装部队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领土，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极端紧张的局势仍然存在——实际上，它们之间仍维持着战争状态。中东局势引起严重关切是完全合理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提请注意某位发言人在会上的讲话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说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使世界人民避免了灾难爆发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并且这样希望，国际紧张关系的缓和是牺牲别的国家（有如他所讲的）而使某些国家获利，这项结论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要是世界人民已开始抱着希望地瞻望未来——在邻近各会议厅所谈论的都是这件事情——那是要归功于为缓和紧张关系而采取的具体的第一步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强盗政策正好与这样的背景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照。

中东局势的情况完全要由以色列侵略者负责。以色列的领导人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只能带来表面上的成功，而归根结蒂，它终不可避免

地要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唯有按照联合国各有关决定在中东达成长期的和公正的解决才可以保障该区域内各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关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奥尼德·伊·勃列日涅夫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认为，只有在恢复被以色列侵略者践踏脚下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和不可剥夺的的权利的条件下，中东危机才有可能获得建设性的和持久的解决。联合国有关中东问题的各项决定应该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全部予以严格执行。”

我们相信，埃及和以色列为开始日内瓦和平会议工作而达成的部队脱离接触协定是一项积极的步骤，但它只代表纯军事性的部分措施，而且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只牵涉到一个参战的阿拉伯国家。我们自然不能让它这样就算。日内瓦会议应该履行它首要的任务即在中东达成基本的政治解决和建立持久的和平。

由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先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书记兼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阿萨德先生共同签署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苏维埃——叙利亚共同声明中强调指出：

“只有在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以及确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利的条件下，中东才能够实现和平与安宁。”

该声明进一步强调指出：

“目前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并不包括和解的基本要素。任何有关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应该是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是迈向彻底的、全面的解决的一步，解决中东问题的核心应该是以色列部队从它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上撤走以及确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sup>9</sup>以色列武装部队最近一次侵入黎巴嫩领土是以色列统治集团推行侵略政策



的延续。以色列的政治史纯是一部耍阴谋诡计，耍集体与个人恐怖手段（自轰炸学校和工厂以至野蛮侵袭邻近阿拉伯国家毫无抵抗的居民以及在空中炸毁民航飞机连同乘客在内）的历史。

每一天，每一小时，以色列军事集团都对主权国家犯下侵略和恐怖行为。负责监督巴勒斯坦停火（停火监督组织）的联合国参谋长的每一份报告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单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一份两印页的报告（文件S/11057/Add.409）来说，该报告以简约的文字概括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至十四日这一段时期的情况如下：

“……以色列——黎巴嫩地区局势的紧张有了显著的增加……”

“以色列部队的人员每天在日间继续占领停战分界线在黎巴嫩这边的三个据点……”。

越过停战分界线射击的事件一共有十宗，观察员并指出射击是来自以色列一方的。在该期间，以色列军用飞机侵入黎巴嫩主权国家的领空九十八次——四天之内共达九十八次。从以色列飞到黎巴嫩领土的炮弹，子弹和飞机一直川流不息，以色列巡逻队几乎天天都侵入黎巴嫩领土。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的那一个夜间以色列部队袭击黎巴嫩领土，结果造成了伤亡、物质损毁和人员的被俘。

所有这些事实通通摘自一份仅有一张纸的两小页文件。我们就在一张纸上，找到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犯下的许多罪行。

世界舆论一致愤慨谴责以色列的这种行为。然而，以色列统治阶层的高级代表并不想对世界舆论，或者联合国，甚至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加以考虑。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国防部长达扬发表了另一次声明。据本年四月十四日《纽约时报》报道，达扬说以色列正打算把黎巴嫩南部变成沙漠——

“在那里人们将活不下去。他们的房舍将会被毁，整个地区将会变成沙漠。”

这项声明的无耻和狂妄确是史前无例的；它必然会震惊世界舆论，安全理事会在通过有关黎巴嫩的控诉的任何决定时应把这项声明考虑在内。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屡次有机会审议以色列统治集团对邻近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为。在最近五年内，安全理事会曾经不止十次审议有关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问题。安全理事会曾屡次作出决定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进行武装袭击，并呼吁以色列“……立刻停止对黎巴嫩的一切军事袭击。”（第332（197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

安全理事会迄今还没有能力停止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没有能力对以色列施行有效的制裁，不仅使以色列对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强盗袭击受到制止并且一劳永逸地把以色列侵略的后果彻底铲除。我们对此只能表示遗憾。

我们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国际政策的恐怖方法以及它的国家恐怖主义。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以以色列本身所发动的宣传运动：他们到处不倦地反复鼓吹：战争尚未结束，和战事很可能重新爆发。此外，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还企图提高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后以色列民众显然消沈了的士气，并试图以沙文主义的洪流来克服该国侵略政策所引起的各种国内困难。以色列挑衅性的蔑视政策——对主权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袭击和对中东冲突的政治解决的破坏——给和平事业带来危险的后果。特拉维夫在国际上的愈来愈孤立，绝不是偶然的，它的冒险主义政策在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在其其他的国际组织和各个论坛上正受到最严厉的指责。

在考虑安全理事会对这个情形应该采取些什么特别行动时，我们必须记得安理会过去曾屡次谴责以色列的这种行爲，并曾警告以色列不得继续对邻近阿拉伯国家进行武装袭击，否则理事会将考虑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有效的措施。在黎巴嫩控诉以色列劫持一架黎巴嫩民航机时，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通过的第337（1973）号决议的执行部分第4段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着手把警告化为具体行动的时候了。时间是不会等待

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以色列军国主义者的强盗行为和侵略行为。白俄罗斯代表团愿意进一步参加安全理事会制订并实施有效措施，来制止以色列有计划地故意破坏联合国决议和本组织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澳大利亚）：目前，黎巴嫩政府因种种事故而向理事会提出控诉，这种事故的形态是我们熟知的，因而感到十分痛心。无论如何，理事会中我们多数成员到了一九七三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之间，都相信我们对于所有工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的突破，已经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多年来在中东寻求公正持久的和平。

结束了十月战争的停火，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设立，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苏伊士地区部队的脱离接触等等，似乎可以让我们战战兢兢地抱一线希望，认为有关各方可以在自制容忍的气氛下继续进行对话。

所以我们更感到失望，因为这是一年来第三次必须面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问题。这回的冲突仍然是因双方的暴力和报复行为引起的，如果目前必须再提起一年前在同样情况下所用的字句例如“恐怖升级”、“国家恐怖行为”和“暴力和报复的循环”等，这是令人极为失望的事情。

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中以及结果向理事会提出的控诉中有最痛心的一面，这就是过去几年中所有的尖刻的谩骂又卷土重来，这样就会揭开旧的疮疤，我们还以为旧的创伤已经现出复原的征象。因此，我们的法国同事说得对，这种事件只会增加紧张气氛，使寻求和平的工作更为困难。无论如何，这种事件对于从此可以安乐的想法是一种警告，同时也是有用地提醒我们，如要按照第242(1967)号决议来解决症结，尚有问题存在。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是巴勒斯坦难民的前途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两国争执的重点。如按一切理由来说，这两国应该是和睦相处的邻国。

我国政府对于难民的处境一再表示同情和关怀，我国政府充分理解：除非难民问题获得公正的解决，否则中东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我国代表团虽然完全理解难民所感到的失望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但是他们这种野蛮地攻击基里亚特谢莫纳的无辜人民的行为对自己的运动不会有好处。

黎巴嫩代表和以色列代表都分别向我们报告了这个攻击的经过。他们各说各的，无法使我们完全相信攻击者是从黎巴嫩领土进入以色列的。如果攻击者确是从黎巴嫩领土来的，那么我国代表团要同意联合国代表所表示的意见，就是应当对黎巴嫩政府，它在国际上有义务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防止在其领土内组织非正规的部队侵入他国领土。

同时，不问这三名攻击者来自何处，以色列政府由于对边界黎巴嫩一方的村庄采取了报复行动，必须受到指责，这是对宪章的违反。

我国政府曾一再斩钉截铁地谴责对无辜人民的生命财产所施加的一切形式的暴力。我记得一年前我在这会议厅里说过：

“任何这种暴力行为都不能原谅，都应加以痛斥，不问对方的挑衅的程度如何。（第一七〇八次会议，英文本第51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认识到这次的挑衅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理事会必须毫不含糊地接受它的义务，作出权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使这种暴行不再发生。现在这个时候需要中东内外所有负责当局表现政治家的远识，力求节制和约束，虽然二十五年来仇视敌对所遗留的那种激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有职责这样大声疾呼。

我们必须谴责一切暴力和报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只能加深紧张，威胁到过去数月来为谋求解决问题而获得的一点脆弱的进展。必须通过上述行动，绝不能敷衍行事，理事会才能履行其应有的任务，寻求中东持久的和平和正义并创造条件，使现在在总部举行大会特别会议的宗旨有真正的意义。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的人名了。有些代表表示：他们要行使答辩权，我提议以后再请他们发言。现在，在理事会的许可下，我愿以伊拉克代表的身份发言。

理事会各位成员已经听到了黎巴嫩代表就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晚间以色列武装侵入黎巴嫩事件所提出的控诉。也听到了以色列代表企图为以色列武装部队所犯目无法纪的行径辩解而提出的论点。

这是件老事情，没有什么新花样。以前已经有好几次黎巴嫩提请理事会保护。在过去每一次事件中，以色列代表反复提出同样的辩解，妄图替其政府所犯违反宪章原则的行为辩护。

一系列对黎巴嫩所施的重大侵略行径，最初开始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贝鲁特国际机场十三架民航机的被炸，继而因一九七三年四月突袭贝鲁特杀害好几位重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而到达高潮。在过去每一次事件中，除非有一个强国滥用否决权，理事会一向履行它的任务，对这种行径一向表示意见，从无例外。

过去每一次事件中，理事会一向不折不扣地将责任放在以色列身上，并警告以色列不得再犯这种非法行为。今天理事会又面对同样的情况。

现在不必再重述引起黎巴嫩提出控诉的事件。黎巴嫩代表首先发言时已经叙述了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晚间发生的事件。以色列代表并没有对事实经过提出反驳：他反而把以色列军队在突击中所犯非法行为颂扬一番。企图为这种没有任何理由的行为作辩解时，他又重复提出理事会从来没有接受的陈腔滥调。

以色列主要的论点就是指控基里亚特谢莫纳突击事件牵涉的三人确是从黎巴嫩过来的。理事会各成员很清楚，唯一支持这项指控的证据就是以色列代表所作的发言，当然这不能算是一种决定性的证据。

以色列从来没有要求联合国进行调查，确定事实的真相；也从来没有要求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人员来证实自己所假设的情况；也没有要求理事会作一论断。相反的，以色列一本其既定的侵略政策，罔顾法律，擅自糊里糊涂兼任警察、法官和刽子手。

即使仅仅为了辩论起见就算接受这三位不幸的人是来自黎巴嫩的说法，现在要黎巴嫩负责是公平合理的吗？如要求任何一国，尤其是象黎巴嫩这种只有少数安

全部队的小国，来承担保护以色列的责任，而以色列自己沿着它所控制的领土布满了铁丝网、电子设备、大量的安全部队和准军事性质的垦植区，尚且象这次所表现的，显然无法保护自己，难道这种要求也是公平的吗？黎巴嫩已经尽力挑起照顾三十万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担子，如果再要黎巴嫩动员自己的资源来保护那个篡夺者和压迫者，使它不受那些受害人愤怒的反抗，难道这是合理的吗？

昨天就有一位阿里尔·沙朗将军，他是以色列国会中反对党的领袖之一，评击政府在边界的安全措施，他指责以色列对于保护基里亚特谢莫纳有疏忽之处，要求政府负起责任，不应将责任推在黎巴嫩身上。但是据今天的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国会的辩论说，莫希达扬将军在答复中坚持地说，以色列政府要黎巴嫩对所有恐怖行为负责。

理事会各位成员都知道，事实上这几年来对黎巴嫩的以色列政策的最大特色就是这种暴力行为和暴力报复的循环。每一次以色列被叫到理事会里来为侵略黎巴嫩作辩护，都强调这是唯一可以终结流血的办法。经过了这些岁月，丧失了数百生命，理事会现在应毫无疑问地相信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谬论，这种政策即使是报复性的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不幸的是，象现在这件事所显示，以色列仍然没有觉悟。

即使只有一个人丧失生命也是不幸的。为了公平起见，为了能终结暴力的循环，理事会有责任按照前因后果来审查这项事件。有一些巴勒斯坦人铤而走险的行动使黎巴嫩受到这种凶残的惩罚，以色列代表喜欢把这种行动挂上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招牌，但是对于这种行动的审议一定要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所遭遇史无前例的悲剧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深为激动的情况。对于这悲剧，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定要负基本的罪责。但是我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推卸责任的。在这里应当可以提起英国卓越的历史家阿诺德·托因比所说过的话。他说：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对以色列人的血仇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我们所有的人也有不满。半世纪以来对于他们所受的委屈完全视若无睹，造成他们

不满情绪的情形是和受到类似待遇的美国黑肤色的公民所感到的没有什么两样。巴勒斯坦人民现在的情绪是情愿牺牲生命，如果能毁掉屋柱让房顶压在以色列敌人的头上；假如倒下来的砖瓦偶然也打破了别人的脑袋，巴勒斯坦人民为什么要关心这一点呢？我们这些人做了些什么而应得到他们的考虑呢？”

托因比教授在结束这篇文章时说：

“今天在巴勒斯坦人民面前的是一道人墙，他们用头撞向这道墙，但毫无反应，结果他们拿起一枚甘油炸弹，将自己，将墙，以及将无动于衷的在另一边的人群一起炸掉。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如果我们要抓住机会，找到迫切需要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必需坦然面对这个决定大家命运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都理解，唯有以色列自愿作为例外：只有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才能终结中东的暴行、流血、战争和破坏。其他都不需要。不过要达到这个神圣公正的目的也一定要不少于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理事会最关切的事情。

以色列代表给我们的是疯狂地攻击阿拉伯恐怖主义。他反复唱这种老调，但是这根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色列代表的目的是要使理事会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理事会的各位理事，让我们按照以色列代表自己的说法来答复他。让我们问他一帮一帮的犹太复国主义份子到一九四八年建立以色列止犯了些什么可怖的暴行。在各位允许的情形下，让我们请他对下列各点提出解释：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帕特里亚”轮在海法港被犹太恐怖份子炸毁，死非法犹太移民二百六十八名。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斯特鲁马”轮在黑海爆炸，死犹太移民七百六十九名。犹太协会称这个事件是群众抗议和群众自杀的行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英国在中东的大臣在开罗被斯特恩帮恐怖份子暗杀身死。

一九四六年，大卫王旅馆被厄贡恐怖份子炸毁，死九十一人，主要是阿拉伯和犹太公务人员。

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厄贡恐怖份子将邮件炸弹寄送给英国各内阁大臣和其他人士。有一位雷克斯·法兰被杀害。罗马的英国大使馆受到严重损坏。

一九四八年，在德尔亚辛发生大屠杀，厄贡和斯特恩这两帮的恐怖份子杀死了没有武装的二百五十四名阿拉伯村民。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麦纳赫姆·伯金是这次突击的主脑人物。一九四八年以后，一帮一帮的恐怖份子变成了一个军队组织。哈加纳、斯特恩帮、厄贡齐维卢米变成了以色列国防部队，也就是以色列正规军。各帮的主脑人物——麦纳赫姆·伯金、伊格尔·阿朗、伊色列·加利利等人——都成了以色列政界人物、国会议员、将军。因此各帮的恐怖政策升级变为国策。办法并没有改变，想法并没有改变，主脑人物也没有改变。关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办法和想法这一点，只须举出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一九四八年，联合国派至巴勒斯坦调解人伯纳多特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斯特恩帮恐怖份子暗杀的。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阿拉伯的村庄因遭到彻底的破坏而消灭。在这期间，在以色列领土内，有三百八十五个村庄系统地被消灭。

一九五三年，基里亚有一个约旦村落遭到半个营的以色列军队攻击，村民死者计四十二名。这次攻击的主脑人物就是现在的阿里尔·沙朗将军。

一九五六年，位于以色列境内一个阿拉伯人的村庄叫卡塞姆村，就有四十七个居民，包括儿童七名妇女九名，全部被以色列边界卫兵杀害。负责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的那位加拿大将军说，“这种悲惨的证据显示出激起臭名昭著的德尔亚辛大屠杀那种精神在有些以色列武装部队中并未消失。”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包裹炸弹曾送给在埃及工作的西德科学家，死六人。另有一位西德科学家被绑。一架载有与埃及军事计划有关人员的私人飞机在空中



被炸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贝鲁特机场，用直升飞机运来的以色列突击队对贝鲁特民用机场进行攻击，结果十三架民用机被毁，估计损失约二千二百万美元。

一九七〇年，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巴卡尔河村庄学校受到以色列飞机的轰炸，死儿童四十六名。达扬将军即刻发表评语说，那个学校根本就不应当在那边的。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二年，他们又攻击阿拉伯村庄和难民营。自从六月战争以来，对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埃及的村庄和难民营一再以军队和坦克进袭，并一再用飞机投掷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结果死亡的平民超过一千五百人之多。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以色列恐怖份子将邮件炸弹寄送给巴勒斯坦在欧洲和中东的发言人，结果死四人。

一九七三年，西奈上空民航机一架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结果造成乘客一百零六人和全部机上工作人员死亡。

或许特科阿先生能费心告诉我们犯了这种罪行的凶徒现在在那个内阁部门、那个国会办公室里、那个司令部里呆着？

如果等待特科阿先生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有所表示是白费心机的话，至少应让我读一读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华盛顿邮报所载一位唐纳德·夏普夫人所写的信：

“如果巴勒斯坦人通过铤而走险的、不幸的行为以期逼使世界注意到他们所受的苦难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以色列军队进军越过北方边界，在黎巴嫩的人家和田野里杀害了五百名村民，为的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以色列军队击落一架利比亚的民航机，造成平民死亡达一百多名之多，并以汽油凝固弹攻击一所埃及学校，造成五十多名学童死亡——这种行为也是恐怖主义。

“至于说到逍遥法外，麦纳赫姆·伯金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手染鲜血的恐怖分子，应以鬼神而避之。一九四八年，德尔亚辛村庄有二百五十名阿拉伯男女老幼惨遭厄贡恐怖分子的毒手，这次恶名昭彰的大屠杀就是伯金一手策划执行的。他并将死尸推入井里，希望不让国际红十字会发现。这只

不过是对阿拉伯村庄所进行的一项规模更大的恐怖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毁了卡拉迈，基布亚（死七十五人），纳哈林（死十四人），康尤伊斯（死四十六人），埃尔布台哈（死五十人），加尔基尔亚（死四十八人），埃尔塔瓦弗克，萨穆（死十八人）等等。这位女士问，“麦纳赫姆·伯金在何处呢？在牢里吗？在科威特吗？都不是，他现在是以色列利格党的主脑人物，正在向梅厄争夺领导权。而且很神气地在美国电视上出现接受访问，并在这个国家参加社交活动。

“瑞典籍联合国调解专员伯纳多得伯爵为了在一九四八年提议阿拉伯难民应回到自己的家园而遭暗杀动手的斯特恩帮头目弗里德曼耶林现在在何处呢？经过象征性的时间很短的坐牢之后，就当选为议员进入以色列国会。死亡是悲惨的，不管死的是谁。阿拉伯人死亡的痛苦情况是同以色列人、美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尼日尔人一样的，毫无差别。只要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所受的摧残坐视一天，不加纠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恐怖主义行为都作了帮凶，都有罪责。”

理事会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第280(1970)号决议提起其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262(1968)号以及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六日第270(1969)号两项决议，再度：

“郑重警告以色列：此种武装攻击倘再发生”——以色列对黎巴嫩所采有预谋的军事行动——“安全理事会将按照第262(1968)号决议以及本决议，考虑按照宪章有关条款，采取适当有效的步骤或措施，以实施本理事会各项决议；”。

不用说这不是理事会第一次因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而对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但是在这项决议之后，理事会又采取了些什么行动呢？显然要使以色列不再漠视不再违抗理事会权力的时候就是现在。现在是理事会重新伸张权力和行动意志的时候。现在是最适当的时候，理事会不必再发出警告，应对具体和适当措施有所决定，应采取适当步骤，使暴力的循环断然结束。这种循环自从创立

以色列以来一直在困扰中东，主要是以色列预谋的侵略、威吓、恐怖行为所造成的。如果我们有关有终结暴力和流血的恶性循环的意志，那么我们也有责任促使以色列尊重和遵守国际社会的意志。

我以伊拉克代表身分发表的讲话就此结束。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名字是以色列代表，他要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求发言，来行使我的权利，答复白俄罗斯——一个鼓励阿拉伯人侵略以色列的国家——的代表，和伊拉克代表；历史要记载，伊拉克这个国家有无辜的犹太人被吊死在巴格达广场上，伊拉克政府并且唤来民众对着这个景象饮宴欢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时也代表白俄罗斯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安全理事会代表，曾在一次有关以色列对付来自黎巴嫩的恐怖战争的辩论中说：

“如果某一国家帮助武装队伍进入另一国家，那就是侵略行为。但是以色列提不出证据证明黎巴嫩的责任，黎巴嫩也不承认有任何责任。”

一九六八年以来，就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活动和组织的自由来说，难道还没有积累充分证据，来清清楚楚地证实黎巴嫩在进行着些什么，贝鲁特在发生些什么吗？它们的总部设在贝鲁特，难道是一个秘密吗？它们的基地分布在黎巴嫩各部分特别是该国南部区域，难道是一个秘密吗？它们的特务自由离开贝鲁特，从四面八方进入全世界各部分，携带黎巴嫩护照和内藏炸弹与炸药的手提皮箱，杀死无辜的人，这难道是秘密吗？他们寄炸弹信件给各国——其中一些国家有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无辜公民，这难道是秘密吗？我已在以前的会议里提出了证据，不单是从我所报告的事实里面收集到的，甚至是根据黎巴嫩政府领导人和黎巴嫩各政党领导人在贝鲁特国会的讲话，此外还要些什么证据呢？

如果白俄罗斯代表还要任何其他证据的话，我可以加上下面的一段。卡迈勒琼卜拉特是黎巴嫩社会进步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是一位知名人物，曾经访问过莫斯

科几次，是一个不隐藏他支持从黎巴嫩进行阿拉伯恐怖主义的人——甚至他都觉得有必要说出下面的话，这是他昨天，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才说的：

“我反对直接对付平民尤其是儿童的军事行动。我不是相信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某些巴勒斯坦组织并不信守不用黎巴嫩领土作游击队行动出发点的诺言。”

现在还要在安全理事会的议席上说什么，来证实不仅那些谋害十八名距离黎巴嫩边界只有一公里的以色列小镇居民的人是来自黎巴嫩领土，事实上黎巴嫩就是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呢。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白俄罗斯的代表先生！由于允许这类武装攻击，对邻国进行侵略的中心存在，黎巴嫩事实上是——用苏联代表的措辞来说——在帮助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领土和以色列平民；因此，按照我引述的苏联讲话，它就犯了从黎巴嫩领土不断进行侵略的罪过。

这些意见显然也适用于我们从伊拉克代表听到的光怪陆离的非法理论，那是说，政府对它领土内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对于黎巴嫩多年来允许恐怖队伍不断从其领土公开攻击一个相邻的联合国会员国也不能归咎于它。

白俄罗斯代表说到解放被占领的领土。我们知道谁是解放者。全世界都知道象阿拉法特和哈巴希这类绅士是什么人。我们还记得他们习惯说：“我们的游击队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是在杀犹太人”。

这就是这个安全理事会记录下来的讲话。这些就是白俄罗斯代表选定为解放运动的运动领导人：杀死儿童的人，谋害无抵抗力的无辜人类的人。在莫斯科和明斯克受到礼遇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凶手，在苏联医院里得到医治的正是这些杀人犯。苏联科学家被送进精神病院。恳求去以色列的无辜犹太人被监禁在劳工营里面。但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却在苏联医院受医治……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问题。

主席：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要请你注意到，以色列代表事实上在滥用答辩权，话不对题。他让自己粗暴地干涉苏联内政，并作出与本次会议议程无关的评论。

主席：我要请以色列代表注意，他所讲的话应以本次会议议程上的事情为限。现在他可以继续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继续行使我的答辩权，答复各发言者范围广泛的讲话；我还要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有恐怖主义组织的总汇，该组织由曾在苏联受到欣然礼遇的阿拉法特领导——的正式代表是一个叫做赛义德·哈马米的人，他写了以下的一封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该信于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在泰晤士报发表，其中对于白俄罗斯代表在此称之为解放行动的基里亚特谢莫纳谋杀无辜的事件有以下的意见：

“上星期四那个住区内十八名以色列人和三名阿拉伯人的死亡给不同的各方带来了不同的教训对巴勒斯坦人特别是住在难民营里面的那些人来说，它有一个明显的意义：如果世界要忘记我们，我们就不理它，进行我们的自杀性任务。”

这就是我们谈及的那类运动。这就是我们住在以色列的人要面对的情况。我在以前的会议里曾经说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各支派否认以色列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利，否认犹太人有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基本权利。我们在这里有着白俄罗斯的代表，他居然厚颜无耻地来到理事会说，基里亚特谢莫纳的屠杀是一件解放行为，而以色列对这件事的反应却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行为相提并论。杀死十八名无辜的平民，谋害手无寸铁的男人和妇孺都不足以同法西斯主义的纳粹野蛮行为相提并论，反倒是在疏散了二十幢房子的居民后再毁坏一些砖块就构成了这种罪行。

抵抗运动和被放逐者组织国际联盟的总代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就这样的冒渎神明说了下面的话：

“我们斥责那些侮辱犹太人死者、集中营和抵抗运动事迹的人，他们把今日的以色列儿女们同纳粹暴君相提并论，或者把攻击无辜男人和妇孺的恐怖主义者同欧洲抵抗运动的英雄相比。”

抵抗运动和被放逐者国际联盟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至七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全体会议，有比利时、法国、联合王国、奥地利、塞浦路斯、丹麦、美国、卢森堡、以色列、意大利、挪威和荷兰等国的代表团参加，通过了以下决议：

“当有人公开提出尽可能公开讨论的时候，没有人能把抵抗运动的精神同意欲挑起恐怖与不安，以及引起暴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和丑恶盲目的罪行相提并论；没有人能把抵抗纳粹主义的运动同前纳粹罪犯——他们只拖长希特勒的灭绝种族行为——围绕着的疯狂分子相提并论，这样相提并论不单使勇敢地争取生存权利的以色列公民深感被辱，所有从事抵抗运动而且始终如一的人也有同感。”

苏联补充这段讲话和决议，声明白俄罗斯代表拿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员来作比较，不单侮辱了那些代表国际抵抗运动和被放逐者说话的人，侮辱以色列儿女们，和侮辱整个犹太民族——他们在纳粹的大屠杀下丧失了六百万兄弟姐妹；同时也侮辱了白俄罗斯及其人民和抵抗运动的战士，其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曾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英雄地抗击纳粹的占领。

为什么白俄罗斯代表要来到这里用诋毁中伤的坏话这样热心地说得这样罗唆？或许可以在一份电报里找到答案，那是我昨天才收到的，内容如下：

“我们很痛苦地收到恐怖主义者攻击以色列和平的居民，杀死妇孺的消息。我们在这个艰难时期全心全意关怀这些人。我们在苏联没有任何权利，待遇有如囚犯。他们不给我们移居的权利。显然，犹太人命中注定是要受很多苦难的。”

主席：我请苏联主席就程序问题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再一次向你紧急呼吁，主席先生，请你要以色列代表遵守程序，要他专就议程项目发言，避免谈到与议程项目毫无关无连的事情。

主席：我希望尽可能对所有发言人公平，但我必须向以色列代表指出他正在离开本题，所以请他专就讨论中的事情发言。他现在可以继续讲话。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继续行使我的权利，答复从议程项目谈到以色列国内的情绪、以至中东和全世界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那些言论。我要获许结束我的讲话，不要无论何方再来打断我的发言。

我刚才宣读的电报是由以下的诺沃西比尔斯克公民签名的：亚历山大·罗伊茨曼、雷雅·罗伊茨曼、艾萨克·波尔廷尼科夫、欧马·伯恩斯坦、维多利亚·波尔廷尼科夫、吉梅尔·曼纽尔·范伯格——他们都是苏联公民。因此，我要结束对白俄罗斯代表的答辩，简单地说：只要你鼓励阿拉伯人侵略以色列，只要你在行为言语上帮助谋杀以色列无辜男女妇孺的人，只要你的国家提供武器来杀死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只要它提供在罗马出现并瞄准国际民用飞机的萨姆七式导弹，以劝告以色列怎样自卫不止是不适宜的，也是一文不值的。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根本权利也就是以色列人民和犹太国家的根本权利，那就是自卫、自保和生存的权利。以色列要按照这种权利，继续采取行动，保卫其领土及其公民。

四月十五日，我在开会致辞时宣称，众所周知，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在讨论中东局势的时候会议上总有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存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伊拉克代表今天的讲话更能使人信服地表明这个事实。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在安理会宣告：

“……我没有提到上星期在本组织发生并且直接关连到安全理事会的一件事。我指的是十月十五日伊拉克当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那件事。

“伊拉克的当选使联合国宪章滑稽化。它还贬低了安全理事会、大会和整个组织。宪章第二十三条清楚规定，选举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时，‘首宜充分斟酌联合国各会员国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的贡献’。

“过去二十五年，自从阿拉伯人于一九四八年蔑视联合国，入侵以色列以来，伊拉克就继续对以色列作战，拒绝签署安全理事会主持的一九四九年的停战，积极支持反对以色列的恐怖战争，并于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加入埃及——叙利亚的侵略。整个期间，伊拉克都公开宣布它的目的是要彻底毁灭一个会员国，否认以色列的犹太民族有自决和自由的权利。

“伊拉克只在它恢复积极侵略行动后几日就在这个理事会当选，这就再次说明了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在处理有关中东的事项上的缺点和玩忽。”（第一七四七次会议，英文本第41页）

今天，我还要说，伊拉克政府——这些次讨论都是它的代表主持——并不代表伊拉克人民。他无疑不代表二百五十万正在受到空中和地面，包括使用毒气攻击的库尔德人，企图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

伊拉克是中东冲突的一个当事方面，现在，它不但主持安全理事会，而且对亵渎这个高职没有丝毫的不安；甚至在安全理事会某些其他理事国之前跳进圈子里去阴险地歌颂基里亚特谢莫纳的屠杀，在好战与仇恨的剑舞之中洋洋得意。全世界应该充分了解这个局势。应该提醒全世界，伊拉克是什么货色，它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伊拉克的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的一次访问中说：

“一错不能再错。必须消灭以色列。”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1973)号决议要求在中东停火并进行和平谈判，伊拉克政府新闻机构对这个决议的反应是在同一天发表以下的声明：

“伊拉克政府已经宣布，对于已有的或者将来要有的同以色列的停战协定、停火、谈判与和平里面的任何决议、步骤或安排，伊拉克都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当事方面。”



仅仅几个星期以前，伊拉克曾将下面的话插入日内瓦的红十字会外交会议全权证书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里面——我从全权证书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里引述出来：

“伊拉克代表又说，他认为以色列的存在是对阿拉伯土地的永久侵略，他既不承认这种侵略的结果，他就不能承认其代表的所谓全权证书的合法性。”

伊拉克对四月十一日基里亚特谢莫纳屠杀的反应从巴格达电台于屠杀后一日所发表的声明中表现出来：

“这次行动再一次强调了阿拉伯人民强制实行其意志和不断武装斗争的能力。”

因此，全世界要知道，安理会是在公平与法律几乎成为笑谈的环境里讨论黎巴嫩的控诉的。在这种气氛下，阿拉伯代表让他们自己作出近数月来安理会一些最好战的讲话是毫不足奇的。

今天是殉难者纪念日，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今天，各处的犹太人追悼被人残酷屠杀的六百万兄弟姐妹，其中几乎有二百万儿童。就是今天，继承纳粹对犹太民族各种权利所采态度的人的代表想为杀害以色列犹太儿童一事辩解。

现在有人正在努力推进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事业。就在这个时候，安全理事会主席却表示支持继续同以色列交战。

这些事实加强了伊拉克不宜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甚至更不能当该机构主席的看法。因此，我的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不要让伊拉克主持目前的审议。这是在目前环境下，理事会按理至少应该做的一件事。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清楚得很，以色列代表提起了一些完全不在这次讨论范围以内的争端。他对我国政府和我说了一些话，如果我不是在当主席的话，我必然会提出程序问题；但是，我让他继续激烈讲话，我将在适当时间答复他。

下一位要行使答辩权利的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 我要请理事会注意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 S/Agenda/1768 号文件, 第 2 段的原文:

“中东局势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S/11264)。”

我这样作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提醒理事会的会员国, 他们正在处理黎巴嫩所提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侵略的一项控诉, 黎巴嫩代表团希望理事会就这个特别控诉发表声明, 不管今天在理事会的某些代表在对黎巴嫩管辖外所发生的一次行动提出其他什么考虑。我要提到议程的第二个理由是指出以色列代表正在利用我们的控诉——他已经惯于这样作——进行对黎巴嫩和安全理事会某些会员国的诽谤和辱骂。就象他过去所曾作过的他正为宣传目的利用这个讲坛, 他借着追溯和提醒我们犹太人所经历的整个悲惨生活, 来博得人们对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的同情。他以所有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不是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人民, 而是犹太人, 以便诽谤阿拉伯各国和他们的支持者及黎巴嫩。

再回到我们的控诉, 我要再一次提醒理事会注意下列事实。在上一次会议我提到有联合国的观察员在黎巴嫩, 而这些观察员并没有向理事会报告黎巴嫩有任何违背条约的事实。这些观察员是没有偏见的; 他们是以理事会的名义驻在那里的, 是代表理事会执行任务的。理事会让他们在那里观察——观察并且向理事会报告。我们善意地要求理事会这样作, 因为我们要与理事会及国际社会合作, 以便改进在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情况。

自一九七四年开始以来, 以色列每天都在进行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 这些行动都在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提交秘书长的报告中叙述, 这些报告载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第 S/11057/Add.1 号文件——在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很久以前——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第 S/11057/Add.409 号文件及随后的一些文件中。自一九七四年开始, 我们已经向联合国观察员提出一百多件控诉, 在其中我们陈述了

以色列对黎巴嫩领空领海的侵犯。我们也提出关于以色列渗透及暂时侵占黎巴嫩领土的控诉。以色列还用大炮和迫击炮攻击黎巴嫩边境的许多村庄。黎巴嫩所提出的这些控诉都已经由联合国观察员证实了。

此外，前面所提到的联合国观察员的所有报告都没有提到从黎巴嫩领土渗透进以色列的任何事例。

再者，黎巴嫩的领空每日被侵犯。这难道是为了监察游击队的活动而作的？这跟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有什么关系？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难道继续炮轰我们的城镇和边界城镇是与基里亚特谢莫纳的行动有关的事？以色列人在过去曾经攻击黎巴嫩人的城镇。他们曾经攻击在贝鲁特和在黎巴嫩极北边的巴雷德河巴勒斯坦难民营营区内的巴勒斯坦人民，只是为了杀戮和谋害他们。以色列人趁着夜晚他们还在睡觉时将他们杀害。这些以色列人自命为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代表。我相信全世界可敬的犹太人一定痛恨以色列对黎巴嫩和无辜的人民所作的野蛮行动。我们已经丧失了一百五十个国民，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人并非不是人。他们是象你和我一样的人。

达扬先生告诉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类似行动。特科阿先生在删除了一些不利的资料之后，居然有胆量把达扬先生的威胁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记录。我希望记录能够把他的某些声明很清楚地显示出来。我要提到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纽约时报对达扬的如下报导：

“人们将会发觉不可能在那里生活”，‘国防部长说’，“他们的家园将被摧毁，并且整个地区将被毁弃。”

他又说：

“如果我们不能和平地在我们这边的边界生活，那么最后整个黎巴嫩南部也不可能和平生活。”

“黎巴嫩”，他说，“将发觉它自己陷入一种局面，象过去约旦政府被迫放弃整个约旦河流域的情况一样。”

以色列有侵略和残酷的行动，及把肥沃的土地，富饶的土地变成荒地的记录。

报告继续说：

“达扬又说：

‘我们试图以文明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我已经提到并且评论了戴扬先生和他的政府带给我们中东的那种文明——还说如果象今天早晨黎巴嫩电台所报告的，有一些人被杀，‘那完全是意外事件’。”

当然达扬先生的军队不是到那里去杀人；他派军队到那里只是去作不杀人的摧毁，好象在摧毁和平的农民和城镇人民的家园之后并不引起任何杀人或伤害的事一样。在我们的上次会议，我曾提到以色列人制造谣言，硬说在基里亚特谢莫纳出事的那三个人是来自黎巴嫩。特科阿先生在理事会发言时，提到一个以色列巡逻队跟随这些人的足迹，发觉他们已经到基里亚特谢莫纳去，而在巡逻队到达基里亚特谢莫纳时，行动已经开始。我提到在九点钟以色列电台还说他们不知道这些人从何而来。十点钟时还是一样。到了十一点钟，以色列政府就断定并指责黎巴嫩有罪。

这是捏造的，全部的故事是事后编造出来的，是为的是向全世界贩卖这个谎言，以便利用人们的感情找出一个犯罪者及对某些人实行报复。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为什么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因为以色列政府与它自己的人民之间有麻烦；因为以色列人民对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来保护人民的政策非常愤怒。政府正要辞职；人民在骚动；政府必须要指责黎巴嫩并把它的愤怒指向黎巴嫩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和情绪。

我要提醒理事会的会员国，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到三月二十一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高峰会议就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所发表的宣言。会议主席团在宣言的第3段内对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作了如下的声明：

“不结盟国家关注到以色列并没有从十月战争取得它应有的教训。虽然十月战争已经摧毁了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自大，以色列的领导者仍然继续进行侵略的政策，并吞领土并剥夺阿拉伯人民的基本权利，和领土主权。”

再者，在第5段，(b)分段内，宣言声明和平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是

“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其中最主要的是回到他们的家园并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

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在黎巴嫩已经有二十五年了，他们受的苦够长了。他们的问题应该得到决定和解决。以色列一定要得到这个信息。它并没有从一九七三年的战争得到这个信息。它继续对黎巴嫩和黎巴嫩爱好和平的人民进行恐怖活动。但是有些以色列人好象得到了这个信息。现在在以色列，他们在谈论着他们所谓的移民出国。我所提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的纽约邮报，该报表示伊里达是一个希伯来字，字义是下跌。但是它的含意是自以色列移民出国。它是阿里亚——上升到天堂，移民到以色列的反义字。但是自十月战争以来更多的以色列人谈论到伊里达——移民出国。国家报所主持的一项调查显示百分之十一点六的以色列人正考虑离开那个国家。为什么离开那个国家？是为了领导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所已许诺给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那种安全和和平，这个信息明白表示以色列人民的心情，他们曾被把以色列的政策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的领导者所领导和误导。特科阿先生居然有胆量屡次来此猛烈指责我们，说黎巴嫩、贝鲁特是国际强盗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中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庇护三十万巴勒斯坦人，给予他们避难所——我坚持三十万巴勒斯坦人这个数目——在黎巴嫩生活。二十五年来我们曾亲眼看到他们的悲惨生活；我们同他们一起受苦。

贝鲁特和黎巴嫩，以教育、文化、国际联系、新闻自由、旅游及贸易中心闻名的一个首都和一个国家，根据特科阿先生和以色列的宣传机构，已被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的世界中心。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是一个不仅轻蔑而且可笑的控诉。象黎巴嫩这样一个国家，正在建立一种基于容忍和各种不同社区之间的和谐的社会国家，竟会被一个基于排他主义的恐怖国家的代表所指控。黎巴嫩正被一个生于恐怖之中，而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对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各国进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代表所指控。

特科阿先生在数日前曾说一直到一九六七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圆满；黎巴嫩的边界没有意外事件；没有军事行动，没有报复。但是特科阿先生忘记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残忍的攻击和侵略，占领了他们的领土，并且一直占领到今天。

过去以色列曾经用过的暴力循环，一九六七年又重复一次，这使得所有阿拉伯人民——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发动他们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完全没有理由，出于不意攻击贝鲁特机场，并且发动了对黎巴嫩的暴力和恐怖的循环。过去我曾要求并建议特科阿先生去告诉他的政府和人民，如果他们要与中东人民和平而谐调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一个途径：就是废弃他们的侵略计划，并且使他们自己朝向导致和平的途径前进——这个途径是不要从事攻击或者威胁使用武力。

黎巴嫩，如在这个桌子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过去已经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导致中东和平的条件。我们已经帮助和鼓励朝向这个方向所采取的一切努力和倡议。不能指控黎巴嫩是引起恐怖或战争的一方。黎巴嫩已经确立它为和平的目的服务和作为联合国一个有益的会员国的目标；我们的行动是以此为基础的。

最后，今日我要在理事会前面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求你们主持正义。我已经提过只有决议并不能使我们满意；理事会应该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执行它对黎巴嫩的侵略政策。我们希望，理事会找到警告以色列不要重复它对黎巴嫩的攻击的方法。强烈谴责它对黎巴嫩的行动和威胁。这是我们对理事会最低限度的要求。

主席：名单上下一个想要行使答辩权的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斯米尔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行使我答复的权利时，我要强调几点。第一，我国代表团认为不能容许以色列代表每一次都利用他的答辩权，去诽谤其他各国的政策——安全理事会会员国的政策——并且在联合国

的一个机构安全理事会发挥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

更有进者，以色列不仅耽于对阿拉伯邻国的强盗行为，它的代表还想把这些强盗和恐怖主义的方法转移到安全理事会来。以色列的代表要求撤除安全理事会的某些会员国及更换理事会主席。谁给他这个权利？如果以色列得到某些个别理事国的支持，这仍不表示以色列就能够在安全理事会从事强盗行为。白俄罗斯代表团绝对反对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这种行径。

第二，以色列代表不喜欢把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人民的强盗行为，与法西斯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许多国家人民的行为相比。但是白俄罗斯代表团坚持这种比喻。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以色列的政策应负的责任。以色列已经在那个地区采取一些不人道，法西斯的方法，对付阿拉伯人民。只是加上一个新的标志：叫做“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称为“法西斯主义者”。

伊拉克代表列举了以色列对那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民已经使用过的所有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方法。我赞成这样列举出来，我只要简单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从最初起，事实上甚至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创建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集团所组织的酷似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动就已在那个地区开始并且持续下去？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犹太恐怖主义者摧毁了德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包括妇女和小孩）的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了。我们要问这是法西斯主义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答案是他们是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是侵略者的责任。

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的军事行动过程中，以色列的军队驱逐阿拉伯民众，并且掠夺了他们的财产。美国作家奥巴兰斯写了如下的话：

“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政策鼓励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后来，当战争进入高潮时，他们开始驱逐那些仍然留在自己村庄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兵团的前任司令，英国将军格拉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用扩音器警告阿拉伯人，“路还是开着的，趁你还活着的时候逃出耶路撒冷。”

我们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证据。 这种行为与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动方法相似。的确是非常相似的。

巴勒斯坦战争导致了一种局势，使得联合国决议所宣布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产生。这又是法西斯主义政策的一部分。

根据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料，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为止，阿拉伯难民的数目是1,340,000人。 根据同一机构的估计，由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的结果，产生了三十五万以上的更多难民。 总计大约有二百万。 我们非常清楚，作为逃出法西斯主义的难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当然是与法西斯主义的方法相似的。

我重复：不是我们首先把以色列的政策比喻为法西斯主义，虽然这个政策加入了法西斯的方法作为它部分的工具。 以色列应对这种比喻负责。 这表现在特拉维夫对它邻国以武力为基础的态度上面。 它正在尽可能规避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并且正在破坏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作的努力。

以色列的代表正企图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其他会员国应该怎么行动。 好象他已经忘记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是来审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措施，并要求特拉维夫方面停止国际强盗政策。

最后，以色列代表企图诽谤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是卑鄙可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解放斗争中丧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并与苏联的所有人民对击败法西斯主义作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二百五十万同胞以他们的生命拯救了现在欧洲和全世界的人民，包括以色列的人民在内。

以色列的代表们曾经严肃地宣誓尊重联合国宪章，所以安全理事会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在影响中东解决的事件上彻底放弃他们冒险主义的和破坏主义的政策。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重申它迄今一直积极参与安全理事会审议黎巴嫩控诉的工作，它将继续积极参与，以便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人民强盗似的侵略行为。



主席：我请希望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安全理事会在审议黎巴嫩提出的关于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同样控诉时，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里提到苏联的发言。我们要强调，自从那几次发言之后，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足以使我们动摇我们的信心，那就是，黎巴嫩——黎巴嫩人民和黎巴嫩政府——对那些攻击以色列的个人或团体的行动不负任何责任。而且在四月十二日，黎巴嫩代表，古拉大使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里和古拉大使在四月十六日安全理事会会议里的发言以及今日的发言他又一次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点。

特别是这封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的信（S/11263）说：

“联合国观察员经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丝毫没有提到有从黎巴嫩向以色列渗透的事件发生。黎巴嫩当局和观察员就他们的观察协商后也证实了这一点。观察员在这个星期以内没有记录下任何沿黎巴嫩边界的渗透活动。”（S/11263）

这封信还载有其他的事实；这些事实很清楚地证实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人民不能为非黎巴嫩人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不相信黎巴嫩的负责代表的发言，或对它有任何怀疑？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以色列代表的大胆说法？

以色列代表已经竭尽所能地想要驳倒黎巴嫩代表所说的话，可是，却很不成功。他在这样做时，曾经非常没有根据地提到苏联代表早先的发言。

主席先生，以色列代表竟然攻击你这位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你的国家，这种傲慢行为实是从来没有过的，苏联代表表示愤怒。我们要表示同你的团结，并且保证坚决支持你。我们认为，以色列代表对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各主权国家及其代表进行此种明目张胆的、傲慢的而且是挑战性的攻击，已经越出了一切应有的界限。我们认为，如果他将来还要这样做，还要随便对安理会和安理会主席作污蔑性的攻击，那么，安理会就有权考虑在讨论这件事情时，不再让以色列代表有机会发言。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刚才我在结束发言时说，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并警告以色列不得再对黎巴嫩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可是，我没有提出送还被以色列绑走，现仍留在以色列的十三个人，以作为我们的最低要求之一。这是我们坚持的最重要的事项之一。我们要求立即将这些送还给黎巴嫩。我要在记录里载明这点。

主席：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苏联代表宣读一项文件，那就是黎巴嫩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苏联代表接着就问我们为什么要不相信信里所说的——附带说一下，那是答复以色列对塞里亚特谢莫纳大屠杀所提控诉的一封信。答案非常简单，而且不是由本人而是由黎巴嫩总统作出的。那位总统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说：

“黎巴嫩在安全理事会里强调说，黎巴嫩境内没有破坏分子的基地这样就可使安理会谴责以色列。”

就在前天，我曾有机会指出，黎巴嫩是在讲两种不同的话：一种是它的代表在这里要求、请求、并建议安全理事会再一次对以色列的自卫行动采取片面的不公平的谴责；另一种是它的领导人，包括总统、国防部长、总理、反对党领袖、国会议员，公开说到黎巴嫩的新行业，那就是，作为国际恐怖主义和土匪行为的中心。这个新行业不是如同黎巴嫩代表所说的在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以后马上就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最近几年内发展起来的。黎巴嫩所以成为这种中心是因为其他若干阿拉伯政府决定，从黎巴嫩的领土，而不是从它们本国境内进行恐怖行动最为方便。

当白俄罗斯代表在作简短的发言时，我发现他好象是在念一本书，有时候我真以为那本书一定是卡夫卡，或至少是奥威尔写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是非显然是不分的。正义变成了不义。象犹太复国运动这种解放运动——代表着对天国的热爱和几百年来犹太人为了获得同其它民族平等相处、自由、独立及主权的斗争，竟被说成反对解放的运动，而残杀无辜平民、男女及儿童的行为却成了解放行动。

发表这种论调，恕我很抱歉地说，他是在仿效纳粹分子，因为我想大家都还记得纳粹分子的作为。我不是在讲集中营内的标语——他们是怎样使用象“劳动使人自由”之类的词句。那是那些被处死于煤气室和焚尸炉里的人们在集中营门口被戴上的头衔。可是，我们只要提到白俄罗斯代表今天提了好几次的法西斯党的名字就足够了。这个名字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个名字同你从他们转借来，用以反映中东实情的名词一样，同是社会主义。正如同他们使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想要在以色列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我们是一种侮辱，这个名词对你和白俄罗斯人民也都是一种侮辱；而且，一位苏维埃联盟的代表——不论是苏联的还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到这里来一再硬要做这种可恶的对比，实在应该引以为耻。

黎巴嫩代表重提他以前的发言，而抛不出新的货色。对于他提出的每一论点可有许多答复，而且不是用我讲的话、我的论据，而是用黎巴嫩本国领袖的言论来作答。我以前曾经这样做过。我又加上在苏联评价颇高的，属于完全不同集团的一位黎巴嫩领袖的言论。

今天，我要念一下安提阿与整个东方的至福大主教所发表的简短声明，以答复以色列代表一再谴责的所谓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意图、目的及野心。据黎巴嫩报纸《军旗报》的报导，他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对该日报的访问里说：

“以色列人不想要黎巴嫩。我很了解他们。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他们。我在担任南部的蒂雷教区区长期间里，曾经同他们长期接触过。我有资料证明以色列曾经屡次通过国际机构，想要对黎巴嫩的负责人解释，只要游击队撤出黎巴嫩，以色列无意加害于黎巴嫩。可是，我要问，“对牛弹琴”这句成语对黎巴嫩能适用吗？”

另外一份贝鲁特的报纸，《日报》曾经转载过这段话。

古拉大使对以色列、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的面积大小所表示的担心，可以说相当动人。他提到过以色列人中正在考虑迁出以色列的人口比率。有趣的是，这

些比率却低于象美国这种国家的公民中正在考虑迁出美国的比率。

那么，这证明了什么？就我所记得的，象澳大利亚——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杰出的理事国——这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移民正在离开澳大利亚，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这证明了什么？真实的情况是，近几个月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一直在外国学习、教书和工作的以色列人包括在美国的以色列人，想要回到以色列去。事实上，有人继续移民到以色列去，而且，在世界上某些地方——犹太人在这些地方仍旧不能行使他们同在以色列的亲人重聚的基本人权——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

黎巴嫩代表为了想要证明基里亚特谢莫纳屠杀事件的凶手不是来自黎巴嫩，而在今天的以及以前的会议里所一再使用的论据都是引证以色列的无线电广播；这个事实又证明了他在这次辩论里的立场是多么脆弱。我重复他说的话，并且希望他这次仔细听到并了解，他所证实的正同他要想指出的相反。

他说，据以色列的报告，四月十一日清晨就发现有脚印通过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界。一点不错。这些脚印曾经跟踪寻找过。在岩石地和丘陵地上寻找脚印并不容易；黎巴嫩代表对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也许相当熟悉。这些脚印一直通过到基里亚特谢莫纳。这也不错。当巡逻队抵达那个小市镇时，射击已在进行了。古拉大使，这一点也不错。以色列无线电在那时才首次广播说在基里亚特谢莫纳正在发生射击事件；许多无辜平民遭受杀害。可能黎巴嫩事前就知道谁是凶手，谁是被害人以及凶手的来处。以色列可不知道。

他说得对，早上九点钟的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只报导了那个小市镇惨遭攻击的新闻。正如同他所说的，十点钟又重播了这个消息。到了十一点钟，当我们收到边界巡逻队关于发现脚印和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的凶手砍破了栏栅的报告，当以色列当局收到该报告并将该报告送交无线电台时，我们才首次能够根据已有的证据宣布凶手是来自黎巴嫩。这些凶手的鞋子同上述的脚印完全相配这个事实，以及贝鲁特在以色列无线电广播还没有宣布黎巴嫩政府必须负责之前所发表的声明已经证

实了我们的判断。当时贝鲁特已经在发表各项声明，并传播到全世界；这些声明是说有一个设在黎巴嫩的组织曾经筹划并且进行了那次残酷的屠杀。就在同时，在贝鲁特的该组织早就知道凶手是谁，并且发表声明，详细公布凶手的姓名及传记，而且刊印了三个人的照片。我们要问，这些照片是在那里拍摄的？是在特拉维夫，还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在贝鲁特拍的？这项声明已经同时在全世界发表了。

有了这些发展情形，我们还在听说不能确定凶手是从那里来的；有了这些证据，我们还在听说黎巴嫩可能不应该就迄今在黎巴嫩已经继续存在了多年的情况负责，并听到有人说到贝鲁特去的每一位访客都明了这点，要去那边的任何一位记者也都可加以报导。事实是否已经明白而且没有争议了呢？

黎巴嫩代表又说黎巴嫩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黎巴嫩想要建立一个以容忍作基础的社会。黎巴嫩的容忍或许太大了——对匪帮和凶手太容忍了。这是你们的错误。我们要你们为这个错误负责。不管你说什么，不管这个安理会的某些理事国怎么说，依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黎巴嫩政府应该对它境内的事情负责，而且也要对它境内所设从事杀害以色列无辜平民的恐怖分子基地负责。没有任何言词可以掩饰这项责任。

古拉大使说过，“黎巴嫩同恐怖行动没有什么关系。”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它是在开罗同一些恐怖分子组织正式签订的一项政府协议的一方，这项协议使那些恐怖分子集团有权在黎巴嫩领土上自由行动，以及以黎巴嫩领土为行动基地。我已经引用过这项协议。黎巴嫩是一个帮凶。它必须就这些侵略行为和这些暴行的继续发生承担责任。黎巴嫩一定要负这种责任。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请你和安理会的理事们原谅我要多讲几分钟。

现在，我们在以色列的答辩里又听到以色列一再重复的新捏造出来的大谎言，那就是，说什么有证据证明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的三个凶手是从黎巴嫩去的。以色列的说法没有丝毫证据。以色列说：黎巴嫩边界某处的铁丝网被割开，有三个

人从这个缺口渗透到以色列；以色列巡逻队曾在那个崎岖的地方跟着那三个人的脚印寻找。那个地方我非常清楚，脚印是很容易消失的。他们说他们跟那些脚印走到基里亚特谢莫纳；他们在对过躺在房屋里的被害人的鞋子以后，又把那三个人的鞋子和脚印比对。他们发现那三个人是从黎巴嫩来的。这是天大的谎言。它只能骗过容易被骗的人。那三个人在贝鲁特拍过照片。因为这些照片在贝鲁特发表了，其实在黎巴嫩各地都发表过，所以就有证据证明那三个人在出发执行任务之前在贝鲁特拍了照片。这是什么证据。我不相信特科阿先生会这么嚣张，竟想使人相信这种证据，真是侮辱人们的智慧。

我们在贝鲁特有新闻自由，以及在贝鲁特发表公报这些事实能不能用来证明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人民必须对在我们权限以外发生的事件负责？黎巴嫩所有的报纸甚至会发表以色列的声明和以色列讲的故事。它们甚至会发表来自以色列的报导和新闻。黎巴嫩的报刊甚至还会报导特科阿先生现在在安全理事会讲的谎话。我们对我们的报刊不加任何限制。我们相信并且也尊重新闻自由。在黎巴嫩，这是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提到黎巴嫩的某些宗教或政治领袖以前在不同的场合和情况中所讲的一些话，绝不能证明我们同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有任何关系。特科阿先生要把安理会引到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所计划并且进行的侵略行动，而在事前黎巴嫩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种侵略行为。我们不是在讨论某一个时候某一家报纸所刊登的言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在这里听我讲到午夜。我手边有几百条引证的话。如果你愿意听我开始讲，我就从以色列的报纸开始引证。

事实非常明显。不论有没有基里亚特谢莫纳事件，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到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的各式各样的侵略行动就从未停止过。现在该是安全理事会制止这种侵略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目的。

斯米尔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色列代表指责白俄

罗斯代表在安全理事会里重弹老调。白俄罗斯代表团当然曾经重复过并且将会继续重复的说：“停止侵略，并依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撤出你们占领的土地。”在过去五年里，安全理事会单单在审议黎巴嫩这一个国家所提出的控诉时就曾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一再谴责过十几次。必须对这种重复负责的应该是以色列，而不是安全理事会。我们不想再重复。我们要说的是：“只要遵照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就不再要反复重提了。”

主席：我知道已经快要七点了，时间已不早，但是我认为我应该请求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让我答复以色列代表讲的一些话。

首先，我要声明我是全然不顾他对我身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所讲的话。

我要让理事会的各理事国来评论我做主席时所有的表现。他们对我的意见，只有他们对我的意见而不是以色列代表对我的意见才值得受我重视。

我要以伊拉克代表的身分发言，我要答复他所提到有关我国政府的一些问题。

首先，他提到合法和法律的理论。假使是另一个代表谈到这个理论，那么这是值得听取和加以考虑的；但是，由一个屡次藐视安全理事会，坚持拒绝遵守理事会、大会和其他国际机构决议的政府来谈到这个理论，那未免就太荒唐也几乎令人觉得可笑了！

他曾经说伊拉克不应该是本理事会的理事国，并且说他在大会里曾经为伊拉克当选为理事国一事表示担忧。

我们要告诉特科阿先生，伊拉克是由本组织内参加投票的一百二十五个会员国之中的一百一十六个会员国选出来的。在那次选举中，我们是第二个得到最高票数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他的曲解——而这是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一个事实。我们成为本理事会的理事国是出于世界社会的公意，同他的狂想和意愿无关。我们与其他的国家同属安全理事会，我们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国，也为此而感到荣幸。

我们加入了群众。不象你，特科阿先生，在你两天前自夸的讲话里告诉我们说

你和你所谓的犹太人民拒绝加入群众。我们是部分的群众，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一同工作。

你也告诉我们说，虽然与众不同却跟他们一样平等。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确实可以证明你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引用你的奥韦尔的格言，你要怎么平等呢？

我现在要谈谈一两件使特科阿先生激怒的事。他特别生我，白俄罗斯代表和苏联代表的气。但是，事实上，他不仅侮辱了我们的代表团，也侮辱了每一位在座的代表。就在上一次的会议上，他说过那些在座各位代表的政府并不真正代表他们的公众舆论。

他在对苏联代表说话的时候说：

“譬如，他们是否了解，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内，甚至在那些为了便利于得到物质而有时偏向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内，他们的人民，如民意测验所证明出来的，安全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第一七六七次会议，第92页）

他居然敢在民主国家政府的代表们面前告诉他们，他们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利益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事业，才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上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的；这种大胆的说法，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无耻了。

人家把他的行为和他政府的行为比喻象纳粹党的行为一样也使他发怒。他是不应该生气的。并不是白俄罗斯代表说以色列和纳粹党有相似的地方，而事实上，是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位老朋友和支持者之一说的，这个人就是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爵士。让我引证他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当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旅馆被毁以致一百名政府官员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以后，以及当莫因勋爵在开罗遭暗杀后所说的话。以下是温斯顿·邱吉尔首相向议会作出的讲话：

“假使我们对犹太复国主义所有的幻想在暗杀者的枪下消失，假使我们努力建立犹太国的前途的结果是培植象纳粹德国那样的新歹徒”——这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说的，并不是白俄罗斯代表说的——“许多人，就会跟我一样，要重新考虑我们过去长久以来坚决保持的立场。假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有一



个和平和成功的前途，他们就必须终止采取这种恶意的行动，并且要彻底消灭主持这类行动的人。”

各位理事们，这些人并没有彻底被消灭。 麦纳希姆·贝金，最凶狠的犹太复国主义帮领袖，在争取当选以色列总理，特科阿先生以后会受到他的指示，这样，理事会的各理事国代表就更加会受到侮辱。

特科阿先生，是你的举动——而不是群众的偏见和不公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 圭亚那共和国这个小而和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决定与你国政府断绝关系。 它的理由是，我现在引证它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公报：

“外交部意识到，自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就有新的具体和积极因素出现，这使某些问题便于获得公正的解决。 外交部声明，自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过由不结盟国家提出的第340(1973)号决议以来，一系列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以色列并没有放弃使它以武力夺来的领土合法化的意图，也没有全然顾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侵犯的权利，走上真正和平的道路。”

这是一个小国家对以色列和它的政策的看法。

特科阿先生也谈到人道方面的问题。 让我告诉他，我在一封由来自法特扎巴，名叫鲁班·拉德哈德祖的以色列人写的信中，所看到的一些事。 这封信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你们的《今日世界周报》里登出来的。 我把译自希伯来文的一部分翻译念出来：

“就在这几天内，大概是战争爆发四个月后，我亲眼看到两具埃及军人的全尸在一架被虏和被毁的坦克车里。 这架坦克车不在前线；它是从那里老远被拖到西奈附近一个大基地上的停车场内的。 这是高级指挥官决定下手做的事。 没有人把死尸移开，交还给埃及。”

我知道这种景象是难以令人想象的。 他还说：

“对我们的军队来说，保持死者的神圣是我们的柱石之一；这班军队对待死去的敌人却疏忽到近乎残酷。

“驻扎在附近的士兵告诉我说，还有别的车辆里也有死尸在内。当地的指挥官绝不会不知此事。”

这是以色列采取的一种人道行为和文明行为。

我除了要提到以色列代表又讲到的一些全然无关的事以外，并不想多占安全理事会的时间。

特科阿先生引用《奥本海姆·劳特帕赫特，第一卷》来替以色列以保护自己为借口，对侵略黎巴嫩作辩护。他没有把整个那段引证出来，所以我要替他来引证：

“首先，每一个国家对它是否有自卫的必要必须自己作出判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除非保护自己的观念不能作为一种法律概念，或者除非这个观念被用来掩饰故意破坏法律的行为，一个国家所采保护自己的行动是否合法这个问题显然最终必须由一个司法机构或是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种有司法资格的政治团体来作决定。假若有关国家拒绝服从或遵守对该问题作出的公平决定，那就必须看作该国拿保护自己的行动为借口而实是犯国际法的初步证据”。

特科阿先生，这就是你所向我们提出的事情的答复。

我现在以理事会主席的身分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只要提到伊拉克代表作出的讲话里的一点。他说到对安全理事会的侮辱。我认为，居然由伊拉克代表来引证温斯顿·邱吉尔讲的话，这对安全理事会是一种侮辱。我还认为，当时尽量设法留在战线的另一边，与敌人勾结的伊拉克竟然引证与纳粹党作战的同盟国领袖就某一椿事所讲的一段话，对安全理事会是一种侮辱。我认为，以这种话来对付那些象犹太人民一样，不仅在纳粹分子手中受尽痛苦的人民，以这种话来对付那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伊拉克仍在对抗同盟国家而与温斯顿·邱吉尔并肩作战，受他指挥在中东抵抗纳粹

主义者的人民，这是对安全理事会的侮辱。

甚至到了今天，伊拉克还没有忘却它与纳粹主义者进行的勾结。例如，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那天，伊拉克的国民兵完成了一门课程——假使这门课程没有“五月二日班”这个绰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为什么当前的伊拉克政府认为有必要提到这个日期呢？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那天，伊拉克境内的纳粹分子推翻了当时的托管政府，以确保伊拉克所采的政策和行动会跟许多同情纳粹主义者的行动一致，是亲纳粹主义的。那次的革命并没有维持多久。它的领导人物随后离开伊拉克到柏林去继续与温斯顿·邱吉尔作对，并与纳粹分子勾结，消灭犹太民族。今天，身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伊拉克却封这些通敌者、亲纳粹党的领袖们和战犯们为英雄。这对安全理事会也是一种侮辱。

事实上，一个政府，因为集团投票的缘故而公开自认与另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处于交战状态，并且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拒绝与该会员国签订任何休战或停火的协定，继续对另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积极发动侵略，让这个政府当选为本理事会的理事国，现在又让它来主持这个会议，对联合国实在是一种侮辱。

主席：我只需花两分钟的时间，以伊拉克代表的身分，来答复特科阿先生的辱骂。首先，我要说，他在答辩的时候，根本没有回复我的问题。象往常一样，他想用宣传的手法来转移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他可以随意假造历史，但他却不能否认伊拉克曾经是反对轴心国的盟国之一，曾经不遗余力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也不能否认国联在旧金山召开会议时，我们是拟订宪章的盟国之一，也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它的出现而破坏了联合国的名望，那就是以色列国。它是世界上加入联合国时会籍附带有条件的唯一国家。我要在记录中引证下面一般关于以色列加入本组织为会员国而二十五年来毫没有遵守的条件：

“进一步注意到以色列曾声明“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宪章内的义务并承诺自它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那一天起履行这些义务，”

“回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决议”——特科阿先生很清楚这些决议是讲的什么，它们是有关以色列有义务遣返和赔偿

被他们从家园赶离出来的巴勒斯坦人民——“并注意到以色列政府代表对于实施上述各项决议问题向专设政治委员会所作的声明及解释……”（大会第273（三）号决议）

特科阿先生，你们的会籍是附有条件的，但是你们并没有遵守或履行这些条件。没有别的国家比你们更有资格被开除本组织的会籍了。

以主席的身分，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只需补充两句来答复伊拉克代表对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作的一连串的侮辱。一个会员国的政府，拒绝遵守决议的规定与另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以色列，谈和，并毫不理会联合国宪章有关以色列的规定，居然在这里谈本组织的宪章和决议，对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实在是一种侮辱。当一个国家的代表假造它自己国家的历史时，这对本理事会和所有联合国的会员国也是一种侮辱。伊拉克是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其他同盟国家在战争快结束的最后几天内定出期限以后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些盟国说那些尚未成为自由联盟会员的国家除非赶紧加入否则它们就不能参加成立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指示世界前进途径的那些机构。伊拉克是受到那种被排除的威胁、在亲纳粹主义政府被英国同盟国和温斯顿·邱吉尔的军队推翻了以后才认为也有必要，几乎是迫不得已，成为未来国际舞台上的一分子的。我们对这方面的历史记忆犹新。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这里假造历史那才是一件耻辱的事。

主席：我现在以伊拉克代表的身分声明，由于这种辩论会引起更多的辱骂，所以我不准备再多占理事会的时间。我要等到理事会结束辩论作出决定，特科阿先生照例答辩时再评论以色列对联合国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采取的态度。

既然发言人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的名字，我就要以主席的身分宣布散会。下一次理事会开会的时间会及时通知各位的。

午后七时十五分散会